毛詩通考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哉載侯維也蓋謂文王敷陳明德錫及後人以成周家之福維文王之孫子受之案載成也國語周語注小爾雅同毛意本明箋云哉始侯君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夫周是舊邦何待文王造始且周家積功累仁亦不必言文王造始天子諸侯皆君也文王

旣爲諸侯子孫自世世爲君亦何待言皆不及傳義之自然矣疏言文王又載行周道亦必非毛意

傳曰思辭也蓋幸皇天生此多士而出以歎美之辭箋乃云思願也謂周之臣又願天多生賢人則以爲期望之辭不特紆曲非毛意而下文王國克生云云皆是設想語餘味索然

侯于周服傳但言盛德不可爲衆而意已明箋云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夫商之孫子臣服於周故曰不可爲衆若言其爲君則不可爲衆之意未甚顯失毛意矣下章首句傳箋之分別亦如此

傳曰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蓋君臣皆震動恪恭則合一世而並受其福故下文卽以鑒殷申儆之箋乃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其意未廣大則下鑒殷之意亦不警策矣　毛意天之大命不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　鄭謂不可改易其意淺矣

傳曰義善蓋以義問連文謂宣布昭明其義善之聲問語意自明箋以宣爲徧謂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云云則以宣昭義三字連文又於問字之下增多老成人三字甚失毛意

大明傳曰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蓋此

詩以文王爲主故首言文王後文篤生武王云云始言武王也箋以明明者謂兼言文王武王全非毛意　毛意不易維王言尊位不容易居也箋乃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則與天難忱斯之意不貫疏則混鄭於毛也

傳曰嬪婦京大也言爲婦於大國蓋稱美之辭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未有所據非毛意矣

傳曰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蓋承大邦有子一連說大姒之賢至親迎始說行禮箋乃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於親迎之前但言納幣轉覺不備殊失毛意

于京無傳已見於次章此當言于周家于大國也箋云於

周京之地與毛異矣

維子侯興傳曰言天下之望周也維侯皆語辭予者親之之辭蓋人心歸周樂其興起也　傳曰言無敢懷貳心也亦是言天下人皆服周而無貳語意甚明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則讀予爲賜予之予非毛意且上二句言人此句忽言天又與上帝臨女意略複不如毛義遠矣箋云天獲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以爲戒武王之詞惟恐武王之有疑貳殊費解矣

傳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故訓肆爲疾訓會爲甲謂疾往伐商在甲子之朝也箋云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則訓清

明爲昧爽但言故今合兵於昧爽至伐商之後而天下平並未言及篇終總結之體似不應爾不如毛義爲長

緜度之薨薨傳曰度居也旣居其土於板中則必先投其土於板可知箋云度猶投也仍不出毛之範圍疏自生分別耳

臯門應門冢土詩人皆舉後來之名以相稱美耳當大王時恐未有此名傳曰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又曰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曰致曰遂則皆爲後來之名可知箋乃以爲諸侯之常禮然則殷制王國與侯國無別矣可乎

棫樸傳以為薪之謂民得以為薪以興聘取賢才樵之謂民得積聚以待用以興賢才衆盛國家聚之於朝是以蕃興也箋以薪之為豫斫為薪樵之為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專就薪木言全失興寄之意　傳意濟濟者文王之多容儀所謂臨朝淵嘿也左右趣之是百官疾趨以輔政各舉其職小序所謂文王能官人也箋以濟濟為祭祀之容左右趣之為諸臣相助積薪既局於一端且全不見能官人之意

傳曰半圭曰璋（竝未言璋）髦俊也（竝未言士）蓋以君臣行禮言意義隱括箋但以祭祀為言既偏而不舉於奉璋則曰王祼以

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於髦士則曰士卿士也俱於詩八言外增設全非毛意

末章先言追琢然後言金玉故傳意以爲可彫琢爲文章由金玉本有其質性以興文王之教化皆由於生安之聖性也毛以相爲質鄭以相爲觀視故箋云喩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既不見由人工而追想本質之意且金玉實言其象而追琢又虛言以喩研精禮義似乎立言不倫

旱麓黃流在中　蓋謂玉瓚以圭爲柄以黃金爲勺鬯酒在

其中流出爲金所照而其色黄也箋乃云黄流秬鬯也按秬是黑黍以秬鬯爲黄流未見有證據不如傳曰黄金所以飾流鬯也於義爲安

鳶飛魚躍語相連意相近傳本中庸爲訓甚明箋乃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强生分別甚無謂也

傳曰言祀所以得福也蓋以介爲大謂祭祀則有以加大其福祿也箋云介助非毛意

思齊傳曰京室王室也甚明箋以京爲周地名既無確據且於室字之上加以地名亦覺詞費矣

宗公者宗廟之先君也傳義與神罔怨神罔恫一氣連貫

箋以宗公爲大臣則不得言神矣故又云能當於神明何等紆曲　適妻必擇其德故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此與傳似異而同者　傳曰御迎也毛例不破字而其意以御當迓見脩身齊家治國相連接之意箋云御治也亦傳義所括然不見家國相通之意矣

此詩序言文王所以聖故在宮在廟數句傳俱以文王言箋乃謂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尙和助文王祭廟則尙敬其意隔矣　傳曰保安無厭也訓保爲安以射當斁傳例不破字也語意自然箋乃以保爲居謂在辟廱不明者亦得觀於禮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云云則皆以羣臣言耳

箋又云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以烈假爲厲瘕既要改字非毛例且意甚紆曲不獨以瑕爲己失毛意也

毛意式爲法鄭云式用也毛意入是入道鄭意入是入廟

傳曰性與天合專言文王之聖也箋謂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不能諫爭者亦得入則皆言羣臣耳　傳曰造爲也謂所習必有業也箋以造爲造成與傳小異其實亦毛意所栝也　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化其臣下則讀斁爲擇字改而詞費矣

皇矣傳曰二國殷夏也本言殷紂而夏桀正可竝稱故連言之疏云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是也箋乃以殷紂

及崇侯爲言夫紂之臣固不止崇侯偏而不舉矣　傳曰

四國四方也語意渾然箋言密阮徂共近於豐矣　傳曰

究謀度居也謂四國皆從桀紂謀而從之居也分別甚明

箋云度亦謀也則無別矣　傳箋皆曰耆老也鄭意申毛

而孔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蓋謂天以文王世世習於常道故

使居是大位也箋云串夷卽混夷則以串爲混竟破字矣

又云路應也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蓋謂文王應天之去惡而與善也

紆曲多矣

傳曰慶善光大也蓋謂天意篤厚於王季之善則賜之大

位使其子孫有天下也箋乃謂王季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使傳世稱之夫大伯之讓無迹可見故王季可安聖人所以表明之曰可謂至德倘王季明知其讓則叔齊於伯夷之讓亦不肯受而逃之豈王季而能安然受大伯之讓乎必不然矣

其德靡悔無傳者篤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意蓋言王季比于文王之德合乎人心使人無遺憾也箋乃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則謂其德足以比之而無恨殊費解矣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蓋謂無有畔道而援取人之國邑）有兩層意箋

云畔援猶跋扈也既無確證而併兩意爲一非毛義矣

傳曰岸高位也毛意誕爲大登爲升謂大先登於高位箋云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夫各君其國而欲平他國之獄訟正他國之曲直乎未必然矣疏語亦近迂　毛意敢距大邦謂不能事大國耳箋謂密人敢距周家侵阮徂共之師則三句連讀全非毛意　毛意侵阮徂共是密人侵之以徂爲往故傳曰遂往侵共惟密人侵小故王赫斯怒也箋既以爲文王侵阮徂共矣則下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二語豈不贅設乎箋又以阮徂共爲三國既無確據且下文以按徂旅又不言阮共何耶不如傳義多矣

傳曰京大阜也蓋謂密人之來依止我周京邱大阜之旁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皆謂密人無矢我陵四句則周人之語也箋乃云文王但發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名未見確據往侵阮國之疆登山脊而望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者與毛意全背傳曰矢陳也甚明箋云矢猶當也亦費解又云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則不得已而爲之辭紆曲甚矣　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指其地形而言箋云鮮善也則空言而已　傳曰方則也法則其人者必先嚮之箋云方猶鄉也亦傳意所包括矣

傳曰不大聲見於色意極精細善於言明德也箋云不虛

廣言語以外作容貌意則淺矣　傳曰不以長大有所更語極自然箋云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此乃諸侯之常事豈足以稱文王耶　不識不知二句無傳者蓋言文王生安之德本易知也箋乃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意亦略同而語則窒礙夫以古爲鑒可以知興替豈有不識古不知今之聖王乎　傳曰仇匹也蓋借仇爲逑也謂文王匹敵之國兄弟則昏姻之國也疏語似非毛意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者女當謀征討之則於詢下須增謀征討之意稍勉強矣

傳曰言言高大也仡仡猶言言也蓋言崇城之高大依然

則文王之神武不殺可知矣箋乃以言言爲將壞貌（仡仡意同不言可知）則以臨衝之閑閑茀茀俱是攻城全非毛意　箋以伐爲擊刺肆爲犯突似與傳小異而其實皆傳義所包括也

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曰論思也毛意於是思念此鼓鐘之和於是作此樂於辟廱（於字樂字皆如字讀）毛語自分明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則以論爲倫旣要破字又云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則讀樂爲喜樂之樂俱非毛意

下武不遐有佐傳曰遠夷來佐也蓋因上句四方來賀言中國諸侯則此句當言遠夷乃有次序箋云言其輔佐之

臣亦宜蒙其餘福則不見遠近之序矣

文王有聲詒厥孫謀無傳者易知也詒謀及孫則其子之

安可知然其謀能及遠者無非順事則箋意亦傳所包括

而讀孫爲遜不免破字疏竟未分別之非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生民之什

生民傳意以履帝武敏爲句歆攸介攸止爲句毛蓋謂姜嫄隨高辛氏帝祀郊禖踐履高辛之武迹將事敬而敏疾神歆饗其祭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則震動而有身則獲福夙早此等實事之詁訓毛必有所師傳非可臆說箋謂祀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

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有身而肅戒不復御云云則以帝為天帝既近荒誕而以斂為拇以介為左右以夙為肅俱不及傳義之自然

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毛意蓋謂天意福祐姜嫄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降福而安寧之乎姜嫄豈不見安康於禋祀乎由禋祀而得安也故居然無疾病而生子也語本分明箋云姜嫄以赫然有神靈乃天帝之氣也心不安之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云云毛在鄭前此實事未見確據而與毛背可乎

傳曰覃長訏大也語本分明箋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轉費解說

傳曰方極畝也謂穀生而方正極滿於田畝而無曠上也箋云方齊等也蓋謂苗之生略同非或壯或弱也意轉不明　傳曰種雍種也謂其苗雍腫而肥也與實褎為類箋云種生不雜也則與褎長之意異矣傳以苞為本也箋云苞亦茂也此則傳意所包括者　傳曰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案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則邰為后稷母家堯封之於此正以其初生有神異所以順天也箋云堯改封於邰未見確據

傳曰肇始也以后稷初封於邰故得穀以歸始行郊祀之

禮也箋以為后稷本得郊天蓋早為諸侯上章謂改封於邰故云肇郊之神位也則讀肇為兆破字非毛例末章后稷肇祀句傳箋之分別亦然

傳曰或簸穅者或蹂黍者詞意分明箋云蹂之言潤也又潤溼之將復舂之則紆曲多矣　傳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蓋訓惟為陳謂謀陳祭禮以卜來歲也國語魯語注惟陳也是也疏語混鄭於毛矣　箋云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以載諏為諏日以載惟為思其禮全與毛異似不及傳意之深遠也　傳曰興來歲繼往歲也解嗣字甚分明箋曰嗣歲今新歲也詞費而意淺矣

行葦肆筵設席二句緊承上章或肆之筵二語毛意以授几之人必致敬故以緝御爲踧踖之容鄭以二語皆爲老者設則與上章不相貫且以緝御爲惇史相續而侍益紆曲矣

傳曰言賓客次第皆賢箋云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卽是申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傳曰言其皆有賢才也以既得爲賓者言與上章序賓以賢一例箋云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則是以習射擇賓之時言與前章之意異矣前章箋既云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則此章自當就既爲賓者言

傳曰祈報也蓋以養老爲報老人也承酌以大斗言其意

甚順箋云祈告也以告黃耇之人故於酌以大斗不得不言酌而嘗之殊費詞矣

傳曰引長翼敬也語意渾涵箋云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既醉首章次章介字皆無傳已見於小雅也箋以介爲助全非傳意毛訓介爲大也

傳曰始於饗燕以人事言卽恭儉慈惠之意終於享祀以神事言卽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以此爲合終自是高明之甚箋云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則意淺矣　傳曰俶始也本於雅訓箋云俶猶厚也又厚之殊

覺詞費矣

傳曰類善也本爾雅釋詁 謂天長賜王以善道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其意亦傳所包括而未免紆曲矣

傳曰壼廣也謂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也 周語有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毛意同此正申明永錫爾類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夫言廣則必能梱緻可知豈不詞費乎

景命有僕傳意謂大命有所附著也箋云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則讀有爲又非毛意矣三章昭明有融令終有俶鄭皆讀有爲又與毛異也

鳧鷖傳曰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盡實賦其事箋云水鳥而居水中猶公尸之在宗廟則取以爲喻意似有別但詩人遠取諸物興寄即在其中箋之所云亦傳所包括也詩凡五章起句傳箋之分皆同此

燕尸皆在祭之次日箋於首章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他章不言則皆在次日可知疏於二章三章謂鄭意即以其日燕尸乃強生分別耳

傳意通篇俱是燕宗廟之尸箋則以二章爲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爲祭天地之尸四章爲祭社之尸五章爲祭七祀之尸雖各明一義但以一詩而通用於各事又燕一尸

而各事之尸皆雜陳殊不及傳義之自然矣

傳曰熏熏和說也語意甚明箋云熏熏坐不安之意則紆曲多矣

傳曰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卽小序持盈守成之意箋云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大意亦略同而甚淺

假樂傳曰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言美則密可知言秩秩則淸明可知箋所言者皆傳所包括也

公劉首章思輯用光傳曰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箋云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鄭意與毛互

相發明疏自生分別耳

四章俾筵俾几至君之宗之傳皆以爲公劉厚待其臣箋皆以爲羣臣敬奉其君據詩序美公劉之厚於民則必厚其臣以及民可知毛義爲長

其軍三單傳曰相襲也蓋兵數尚少故秖有三軍前後相因襲而行未有奇兵旁出者也疏以王肅語爲毛意恐非箋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卽毛意而申明之疏似失鄭意　皇矣傳以度爲居此亦當然箋云度其廣輪大意亦同居之必先度之稍異於毛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謂飄風入於此

無不消散蓋惡人既消而後賢者樂進亦惡人既消而後賢者能進毛義深遠箋云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爲長養民意味淺矣

傳曰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蓋謂王者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則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優游似亦當指王即禮記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之意疏云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似未安

爾休矣則指賢者疏云於汝王所休息矣傳意取人以身其義廣大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記曰弛而不張文武弗爲則縱弛二字亦有未安賢者既來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遊自休息也專就賢者言意味淺矣

傳曰茀小也蓋謂大福固及王身卽細小之福祿亦於爾王者安之箋以茀為福則茀祿文連而意複矣　傳曰嘏大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予福曰嘏並非祭祀而及嘏辭亦未安

傳曰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皆指賢人之行言之又曰引長蓋謂王者當長久尊賢人又曰翼敬也蓋謂王者當常敬賢人箋皆以為祭祀之事則末二句意不相貫全失毛意矣

傳曰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其意本相貫通箋又云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時鳳凰至因以喻焉此等意亦傳所該括疏強生分別耳

九章傳意以鳳凰梧桐分言箋則合言故云鳳凰鳴於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似乎稍異但鳳凰非梧桐不棲傳意亦無不包括也　傳曰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蓋以梧桐菶菶萋萋爲臣力所致也箋以菶菶萋萋喻君德亦非毛意疏未細別

傳曰不多多也言王本不須規戒我陳此詩豈不已煩多乎此將順其美且以引起末句不能自已之意更爲深婉箋云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味盡句中矣

民勞傳曰汔危也案說文水部汔水涸也廣雅釋詁一汔

盡也涸與盡皆危之意民勞而危故云可小康可小安也

箋云汔幾也失毛意矣各章毛鄭之分皆然

傳曰厲危也謂謹勅此衆為危殆之行者箋云厲惡也乃傳義所包　傳以戎為大蓋謂王居大位與雖小子正相呼應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　傳意宏為大箋云宏猶廣也亦傳意所該括

板傳曰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亦以申傳意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价善也爾雅釋詁文同　言王用善人維以為藩屏也箋云价甲也則既讀价為介又云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

專以武人言不及傳義之廣大矣

箋云大師三公也此據尚書周官爲言大邦成國諸侯也此指公侯之國左氏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者也皆申明毛義疏自別鄭於毛耳

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蓋汎言之宗尊也猶言天下之共主下文宗子維城則實言之箋乃云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不如傳義之廣大矣　無獨斯畏傳意汎言則甚自然箋云斯離也謂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語曲義碎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蕩之什

蕩三章傳曰對遂也(爾雅釋言文同)謂惡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箋云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旣非毛意且不如傳義之廣大矣

傳曰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夫君上如此則臣下可知箋以爲殷紂君臣失道且喪亡時人甚尙欲從而行之此

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抑二章傳曰覺直也案直方大三者相因箋以覺爲大亦傳意所包疏未細別

傳曰猶道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猶圖也亦傳意所檃括者

傳曰遏遠也謂遠別蠻方使勿擾我也蓋不戰而屈服之箋云遏當作剔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其意轉近於淺狹矣

傳曰讎用也謂無有出言而人不承用之者易大傳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即是此意箋意讀讎爲售以物有善惡則物賈有貴賤似皆在傳意包括之中

屋漏之訓毛同爾雅鄭則讀屋爲幄訓漏爲隱與毛傳大同小異疏未分別

傳曰止至也引大學爲人君止於仁數語爲證義蘊閎深箋云止容止也則與不愆於儀無別意義淺矣

桑柔倬彼昊天傳曰斥王者也喻意深厚箋乃實指天言之意近淺薄矣

傳曰黎齊也謂民靡有齊全安樂者箋云黎不齊也似爲添出且既云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則下句具禍具字近複不如傳義之渾成矣　傳曰頻急也承步字言謂國家行此困急下民之政也箋云頻比也行此禍害比比然大

意亦同然不及傳義之親切矣

傳曰圉垂也爾雅釋詁文同言甚急矣我之在邊垂語意渾涵箋云圉當作禦既要破字且其意皆傳之所檃括也

好是稼穡傳意謂王當愛此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力於民者使代無功者食天祿蓋此知稼穡艱難者維可寶也使代無功者食祿維甚好也語意俱自然箋云但好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則以稼穡爲家嗇二字俱不外禾了 又云王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既要改字全非毛意

傳曰相質也蓋有美質者可當重任所謂厚重少文悃愊

無華者也故稽考誠慎而用之箋云相助也毛讀相平聲鄭讀相去聲

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云云夫輔相之行必用之

而後可見箋語費解不但失毛意而已

傳曰類善也爾雅釋詁文同貪人未有不敗善者意義廣遠箋云

類等夷也未免淺近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俱以民言蓋民之無中和主爲偸

薄而善於相欺背是民俗之惡也箋云諒信也讀涼爲諒

既破字非毛例又云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則是

上句言民下句又言在上者殊紆曲矣　民之回遹職競

用力傳意亦皆指民謂民之邪僻主競逐用力以力相陵

也箋則于下下句謂由爲政者競逐用強力相尙故也忽言民忽言上亦詞費矣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俱指民則詞意甚明箋以上句言民下句言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亦覺紆曲　涼曰不可傳意訓涼爲薄薄猶輕也輕諫其不可與下句善詈爲大詈正相反對疏乃以鄭意爲毛意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毛意自當言后稷不能救此旱也箋云克當作刻則已破字非毛意矣

天不覩我之精誠與箋亦申明傳義耳疏乃強生分別

傳曰催至也爾雅釋詁文同謂先祖之神于是至此言其不能救

旱深可懼也箋云權當作嚾嚾嗟也告困之辭既要破字

且意近淺率矣

傳曰憚勞既勞於暑則畏暑可知箋曰憚猶畏也亦申傳

意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疑此爲勉朝臣周

急之詞言無人不周濟貧乏無有以不能自止勉其周卹

以傷其窮故末二語仰天而歎也箋云周當作賙既破字

又云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則似不恤其民而但

恤其臣又云後日乏無不能豫止又何其過厚也俱不如

傳義爲安

傳曰嘒衆星貌蓋衆星光明則未有雨意又曰假至也言羣臣當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贏餘而不周急也箋云假升也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則以昭假無贏仍申明有嘒其星之意疏謂鄭以王謂羣臣亦當法天無贏助我求雨則又於毛意小異而大同皆不如傳之渾成也

崧高三章傳曰庸城也因謝人而作城詞意甚順庸墉通也箋云庸勞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紆曲甚矣

傳例介俱訓大錫爾介圭謂賜之大圭是汎言也而箋云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云云然則王何爲以此賜之乎殊費解矣

毛詩戎皆爲大戎有良翰謂大有良善幹事之君也箋戎猶女也非毛之意

傳曰贈增也因聲得義謂增勉而德行意極深厚箋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意則淺矣

烝民三章傳曰戎大也謂繼續而光大其祖業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

傳曰儀宜也因聲得義甚明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意近紆曲　傳曰愛隱也爾雅釋言文同蓋以假

借爲訓意義深遠箋云愛惜也則淺矣

韓奕傳曰甸治也謂禹治之而成田也周禮職方氏注曰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略同此意疏必以鄭爲異特因信南山箋語亦未必然也　傳曰戎大也箋以戎猶女也非毛意　傳曰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則讀共爲恭全失毛意矣

以其介圭謂執大圭而覲王亦書所謂輯五瑞之意箋云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旣於周禮未有明文且似專爲此而入覲者豈詩人之意乎　傳曰綏大綏也蓋因淑旂連文而言箋云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一句之中意不倫

矣　傳曰厄烏蠋也爾雅釋蟲文同蓋謂以鞗皮爲轡首之革以金飾其末如厄蟲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纒搤之則讀厄爲搤竟破字矣

傳曰汾大也謂尊大之王也箋云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因以號之不特意義紆曲且詩人頌美何所取於此事而歌詠之其不及傳義明矣

江漢傳曰旬徧也爾雅釋言文同宣字無傳而小雅鴻鴈傳曰宣示也此亦當然即宣布宣揚之意箋云旬當作營則旣破字又云宣徧也全非毛意至以戎猶女也與傳訓戎爲大不同此則全詩皆然

傳曰對遂爾雅釋言文同言受命而遂稱述感恩而不忘也箋訓對爲答意稍淺矣

常武傳曰王命南仲於大祖蓋以王命卿士南仲大祖連讀皇父則使往監軍者故又曰皇父爲大師文義甚明箋云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則以南仲大祖大師皇父連讀未免詞費自整我六師以下皆承王命而言箋意則專指皇父不及南仲爲異耳　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此亦引申傳意非有大異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蓋本小雅十月之交釋三有事而言謂立三卿也三卿之業既成就則農事之成不待言

箋云女三農之事皆就此傳義所己括者䟽乃以爲異耳

傳曰嚴然而威就天子言箋云莫不憚之則就人之想見

天子言傳意己括箋箋意未能括傳也　傳曰不敢繼以

敖遊盡紹訓繼爾雅釋詁文同　箋云亦非解綏也則非紹字本

訓失毛意矣　傳曰繹陳騷動也自王師陳說以動徐方

言箋所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馳走以相恐動者己在該

括之中矣

鋪敦淮濆敦字無傳案邶北門傳敦厚也此亦當然言布列敦

厚之陣於淮水之涯也　箋云敦當作屯則破字非毛例矣

王猶允塞傳曰猶謀也甚明箋云猶尚兵雖臨之尚守信

自實滿似乎臨戰則不必守信者殊窒礙矣

瞻卬六章傳曰優渥也言天之降罔維其優渥而多矣語意甚明箋云優寬也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此稍異溫柔敦厚之意不及傳意之自然　傳曰幾危也傳曰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此則引申傳義疏乃以為異耳

召閔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謂草不得暢遂而茂盛也箋云潰當作彙既破字又云彙茂貌意思重複全非毛義

傳曰苴水中浮草也蓋苴字从艸棲苴是浮草在水既枯槁又漂蕩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則但言其無潤澤與下

無不潰止之意未甚切近了

傳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皆指小人言彼者外之之詞

箋云彼賢者祿薄食麤則於賢者言彼旣似遠之於小人

言斯又似近之甚非毛意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清廟之什

清廟傳曰駿長也爾雅釋詁文 箋云駿大也二義可通皆言諸侯與衆士奔走而來助祭耳 傳曰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與末句俱自文王言之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自諸侯與多士言之末句又自文王言之不如傳之自然而大意亦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維天之命傳曰純大爾雅釋詁文箋意以爲純美此傳義所包

傳曰溢慎釋詁文謂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子孫意義深遠

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意則淺矣

傳以曾孫爲成王據作頌之時核實言之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則汎言之皆不如傳義傳以駿爲長箋云以大順我文王之意則以駿爲大非毛意疏亦未分析

烈文詩序諸侯助祭也蓋指外諸侯言故傳意烈文辟公專指諸侯錫茲祉福三句俱言文王之愛諸侯何其自然

箋云烈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則似於詩序不符又其意以天之長愛文王武王無有期

竟使其子孫得安而居之殊紆曲矣　傳曰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謂文王愛諸侯武王亦然伐紂之後舊國皆應削滅覩汝爲君者無大累於汝國武王其就封立之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先人次序其美之箋云崇厚也謂侯治國無罪惡王其厚之旣汎言後王而不指文武又云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則又以卿士言俱非毛意　傳曰前王武王也蓋謂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於乎此武王其道不可忘欲使諸侯法之也箋則言諸侯無彊乎維得賢人得賢人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與毛言武王異矣又云不

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則又以此

屬之百辟卿士又以不忘兼文王武王言總不如傳意之

明順

天作傳曰荒大也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葢謂大王

脩德卽陰陽和是其荒大之也箋意亦申毛箋云高山謂

岐山也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云云皆傳

義所栝疏自生分別耳

我將傳曰將大享獻也一句中有兩意箋云將猶奉也則

將與享意複　傳曰儀善靖謀也謂我成王周公善法文

王之常道日以謀四方箋云靖治也謀者圖所以治之箋

用傳也小雅楚茨大雅下武傳皆曰式法也此亦當從傳箋同意疏自分別耳式刑連文俱訓爲法古經如此者多王肅語不足據也訓於嘏皆訓大此當云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而於成王周公之祭歆饗之蓋頌文王之德也箋云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既右而饗之則於宗祀文王之意似未暢發矣

思文立我烝民毛無傳即訓爲成立之立也箋云立當作粒已破字非毛意矣　傳曰率用也蓋率本捕鳥畢也本說文部首其義於用爲近又與帥同見荀子富國議兵兩注　故訓爲用箋云率循雖本爾雅釋詁　但失毛意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臣工之什

噫嘻傳曰噫歎也嘻勑也蓋謂歎而戒勑之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大意亦畧同然未見戒勑之意矣　傳意訓駿爲大箋云駿疾也亦傳意所括　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蓋謂人目之望極於三十里各極其望則徧及天下矣舉大意而言自無所不包箋云竟三十里者一

部一吏主之萬耦同時舉也又引周禮遂人萬夫有川爲
證云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
舉其成數蓋以治田者三十里爲一部則有官主之與周
萬夫之數近故指實而言但其數未能盡合不及毛義之
渾成矣

有瞽傳曰田大鼓也蓋應既爲小鞞故以田爲大鼓箋云
田當作朄既要破字又云朄小鼓在大鼓旁全失毛意矣

潛以介景福毛無傳蓋介皆訓爲大箋云介助意小異矣
雝介以繁祉　載見以介眉壽

雝辟公無傳蓋指列國諸侯言箋必以爲百辟與諸侯則

以辟指王朝卿士言似瑣碎非毛意載見辟公亦然

毛意純嘏皆訓大謂綏安辟公以多福使皆有光明之德至於大大也箋云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蓋謂天下太平而後天子受福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意甚精今神意旣安諸侯則使諸侯皆光明於此也甚紆曲矣

有客傳曰亦亦周也蓋謂周家尚赤時王之制固然今微子作賓王家亦自乘其祖宗所尚而白其馬也箋云亦亦武庚也頗似疑人不於其倫亦甚失忠厚之意矣

武篇傳曰武迹蓋以嗣武連文則當言武王繼嗣文王之

迹爲近是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似未自然　遏劉爲止殺毛鄭畧同疏自分別耳　傳曰耆致也謂致於安定之大功也承上句言甚明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則旣言其勝殷然後言其不汲汲誅紂豈不紆曲乎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於廟也毛無傳箋謂成王除武王之喪朝於廟也未必非毛意疏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此用王肅語自生分別耳　傳曰造爲箋云造猶成也兩意相足韓文公云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是也

訪落篇傳箋意同但毛以猶爲道蓋謂將我就之繼其道之分散者謙言不敢望

道之全也鄭以猶爲圖小異耳疏以王肅之語爲毛意亦未必然也

敬之傳曰佛大也說文人部佛不審也不審者大而不可知也蓋謂大是相克勝之道也箋云佛輔也則讀佛爲弼理亦可通然非毛意

傳曰仔肩克也箋云仔肩任也此則大意畧同

小毖名篇取謹小之義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蓋謂惡之始萌甚小似桃蟲耳不能慎之於小則積惡至大如桃蟲之終爲大鳥耳箋意以管蔡始而流言終而叛亂似桃蟲之爲大鳥意亦略同但以管蔡爲證則非毛意

末二句毛意汎言所以求助之意鄭意以未堪家多難所

以使周公居攝子又集于蓼爲遇三監及淮夷之難與毛
小異矣
載芟俶載南畝傳意俶載爲始謂始耕於南畝也箋云俶
載當作熾菑謂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既破字且紆曲矣
良耜俶載南畝毛鄭之分亦然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無傳者易明也箋
云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則與毛異毛專言祭祀不及饗
燕也　有飶其香四句毛皆以祭祀言神享其祭卽是邦家
之光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
家有榮譽既與毛異且先言賓客後言祖考似倒置矣
傳曰且此也箋意亦同傳曰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與傳

亦畧同而不如傳義之明析耳疏乃自生分別也

絲衣載弁俅俅無傳案載始也此言行禮之始兕觥其觩以下則言禮之終也箋云載猶戴也載與戴本通但毛意果然自當有傳此毛鄭小異者疏乃強同之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則詩意自美武王故毛意俱就武王言傳曰養取謂率師取是闇昧之君也箋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則專言文王矣　傳意亦大也是周道大而又大盛之至也箋云天下歸往故有致死之士助之但言文王時　傳曰龍和也謂我周以和受命非有勉強也此下方言武王又謂蹻蹻威武者乃武王之

所爲則用此武功以嗣文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箋訓龍爲寵謂來助者我文王寵而受之蹻蹻威武之士於武王而來造用以轉相致達嗣續不絕故歎美之則言武王殊畧何以爲告成大武乎

桓於昭于天二句傳但言間代也蓋謂武王之德明見於天用此美道以代殷也傳意皇美也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則訓於爲曰訓皇爲君雖本爾雅釋詁然稍紆曲非毛意矣

般於皇時周無傳案毛於烈文傳曰皇美也此後皆當然

箋云皇君非毛意云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則皇字

又似兼兩義矣　傳曰裒聚也爾雅釋詁文同謂徧天下山川皆聚其神配而祭之箋云裒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與毛異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魯頌

泮水狄彼東南無傳案大雅瞻卬傳狄遠此亦當然毛例不破字其意蓋讀狄爲逖也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則破字矣　傳曰烝烝厚也案爾雅釋訓烝烝作也凡物厚重而後能振作其義相因也又曰皇皇美也本爾雅釋詁文箋云烝烝猶進進也既非毛意又云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則破字矣

周頌絲衣 傳吳譁也此亦當然箋正用毛意疏云不爲過誤乃用王肅語耳案說文吳部吳一曰大言也大言與譁同意 傳曰揚傷也謂多士不損傷也說文手部揚飛舉也飛舉則易於損傷箋以爲不大聲與傳異矣 不告於訩二句無傳者易明也箋特申傳意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觩弛貌捜衆意也謂角弓觩然弛而不必張束矢捜然衆而不必用其兵車甚博大皆言其整暇之象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捜然言勁疾也皆與傳背又云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則又破字矣毛意不戰而能服人鄭意以弓矢急勁戎車利便鋪張軍勢適相反矣

孔淑不逆無傳蓋承既克淮夷言卽謂淮夷甚善而不復爲逆也箋云其士率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意多紆曲矣　傳例猶訓爲道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意謂此戰以德不以力也箋云用堅固女軍謀失毛意矣　至於徒御無斁旣克淮夷及淮夷卒獲傳箋皆同疏因數句一連不得不各與分別言之其實無異也

閟宮傳曰閟閉也甚明箋云閟神也以閟與毖同又以毖與神同訓爲愼大意亦同而多此轉折矣　傳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蓋自周說至魯採本而言也箋以姜嫄廟在魯據末章箋知之旣非毛意且未有據也　傳曰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何等分明箋云依依其

身也近於誕矣　傳每訓奄為同箋每訓奄為覆稍異矣後文奄有龜蒙奄字毛鄭之分亦然　傳曰緒業也箋云緒事也詞小異而意大同矣二章緒字亦然

傳曰翦齊也本爾雅釋言文言王業之始基即有代商之勢言齊於商則大勢必將致王矣而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毛意精甚箋云翦斷也全失毛意疏云其意同非也　傳曰虞誤也謂民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也箋以民戒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似不甚近情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毛意諸侯於秋行祫禮祫者大祭也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不行秋嘗

之禮〔嘗者時祭也祭大祖及四親而已〕唯天子則大祭與時祭兼行魯用天子之禮樂也〔傳意訓載為則〕箋云載始也意謂秋始嘗祭〔但言時祭不及大祭矣〕與毛意迥異矣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釋文引韓詩說荒至也廣雅〔釋詁一〕荒撫也至與遠皆有之義也箋云荒奄也意亦相近但何故必變與上句奄字複乎

傳意以嘏為大謂天之賜公大而又大箋云受福曰嘏非毛意也

傳曰新廟閟公廟也確而明矣箋云新者姜嫄廟也既非毛意且魯之僭禮亦有所因非自以為僭用也若立姜嫄

之廟則無因而作魯未必然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商頌

那傳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毛意以祀湯當推其所自來故言湯之祖疏云謂契冥相土之屬也篇中湯孫皆頌湯爲人子孫之盛美對烈祖而言也箋則以烈祖爲成湯湯孫爲大甲而綏我思成顧予烝嘗俱就大甲言蓋因序有祀成湯語而云然與傳異矣

傳曰假大也（本爾雅釋詁文）箋言湯能爲人子孫而奏此大樂也箋訓假爲升不見樂之大矣

烈祖傳曰賚賜也（謂神既賜我則所思者得成）甚明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既破字而意曲矣

傳曰總大無言無爭也（傳之通例訓假爲大）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則訓假爲升非毛意矣　傳曰假大也謂諸侯以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箋訓假爲升故云諸侯以此來朝升堂來假來享者傳意中宗之神來至其所來享其祭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皆與傳異　傳意湯孫皆謂湯能爲人子孫也箋云中宗之享此

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其意謂祭中宗者中宗之子孫即是湯之遠孫故稱湯孫全非毛意矣

元鳥序曰祀高宗也無傳者其義已明也箋云祀當爲祫亦以意度之破字非毛例也　傳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有娀氏女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詞意莊重俱是實事箋云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既非毛意且近於誕矣　傳例奄訓爲同箋例奄訓爲覆故箋云覆有九州　在武丁孫子二句傳意俱謂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湯孫同例）　謂武丁爲人孫子於其先以武德爲王道者既能行之故無所不勝任也箋云在高宗之孫子

又云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案毛意此祀高宗故由湯之先漸說至高宗而歌頌之如箋所言其意淺矣　傳意訓肇爲始域爲有謂始有彼四海也箋云肇當作兆則其意謂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上文正域彼四方毛以域爲有鄭以域爲邦域也　傳曰景大員均謂殷王之政大均維如河之潤物也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所云維言何乎則以殷受命咸宜二句卽是諸侯所云既破字而又多轉折矣

長發傳曰隕均也謂廣大均平者既長久矣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大意何嘗不同而不免破字矣　傳曰有娀

契母也將大也謂有娀氏之女方長大之時天帝已默祐其子使生立商國詞意俱明箋云帝黑帝也又云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夫不須契母而須契母外家殊無謂既言帝黑帝則契之立由黑帝之祐又言堯封契則立子生商又由堯帝字未有確解總不如傳義之分明矣

傳曰綴表旒章也蓋言湯能為下國諸侯之表章下章傳曰駿大厖厚（意謂湯為下國諸侯大厚之規模也）皆言其意（非指物而喻言）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蓋謂湯能使諸侯之心繫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此指物而喻言）下章箋云駿之言俊也

意謂湯實爲下國英俊厚德之大君則又虛言其意兩章歧出不如傳之自然矣　傳曰龍和也謂能荷天之和道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大意亦不相遠而破字矣傳曰共法謂受天之命其法有小有大也箋云共執也則仍謂執玉與毛不同疏未細分耳

傳曰苞本蘖餘也謂湯既滅夏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伐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枝條三者指二王之後及夏之後通言之箋云苞豐也本爾雅釋詁文天豐大先三正之後夫一姓不再興而云天豐大之不如傳義之安矣

傳曰業危也謂湯之前商猶爲諸侯中間有震懼而且危急之時也允也天子以下乃言湯之興也箋云相土始有

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鄭以中葉指相土以震爲威以業爲功業既與毛異且不見詩人抑揚之精神矣

殷武傳曰罙深謂深入荆楚之險阻也箋云罙冒也冒入其險阻意略同但言深入則冒險可知毛義爲該括也

湯孫之緒傳意當謂高宗之功皆湯善爲人子孫之緒業也箋云是湯孫大甲等功業意稍淺矣

傳曰虔敬也言工匠斲木之敬則王者之振作可知箋云椹謂之虔即本爾雅釋宮椹謂之榩不見中興之精神矣

傳曰旅陳也謂陳列其楹也箋訓旅爲衆非毛意　有閑無傳者案秦風駟驖傳曰閑習也此亦當然謂陳列其楹而有閑習

之巧言位置得所也廣雅釋詁閑法也閑正也亦與閑習之意畧同疏云有閑大貌似非毛意也

受業金錫齡覆校